

1287.47

2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 * *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 薛 涛 *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第一辑)终于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在此我们衷心感谢这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最为精彩的篇章奉献给孩子们,让我们的孩子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取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的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思想和灵魂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七年一月

不管怎样，只要心里藏有一块平静之地，
你就可以在喧嚣的尘世中获得一分宁静。

——薛 涛

目 录

空空的红木匣	(1)
海爸爸 蓝房子	(11)
蓬镇纪事	(20)
蓬镇故事碎片	(31)
盐滩响铃铛	(45)
坐在红滩上的小瓦	(49)
白沙滩	(59)
最后一只狍子	(69)
绿山谷	(80)
关于偷的对话	(91)
猎手	(102)
小兽们的温暖冬天	(109)
庚子红巾	(115)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159)
打开天窗	(199)



空空的红木匣

—

烦恼的时候应该快点去姥姥那里，我提醒自己。现在我要算这个世界上最烦恼的男孩了。你想，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竟欠了别人三十元钱，还能快活吗？三十元哪！就是三百角啊！

这时候去找姥姥，姥姥的红木匣里装满美好的故事，同故事中赶海的男孩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烦恼。童年的我很善于化解烦恼。

姥姥一个人住在落满灰尘的阁楼上。姥姥天天都在打扫那些灰尘，可灰尘还是常常落满她的红木匣。姥姥就扫个不停。姥姥说，不能让记忆落满灰尘。

我走上阁楼。姥姥刚扫完，阁楼上干净、明亮。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出生时阁楼里一定一点灰尘都没有，有姥姥啊。

唉，别灰尘灰尘的啦。姥姥开始讲她的“记忆”了。

“要说好玩还得数海边哪……”

001





姥姥又要讲她的海啦，姥姥不承认电子游戏机好玩，她说那东西太吵闹。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可是我不想阻拦姥姥的美好回忆。姥姥到了回忆的年纪了。人们往往会记住人生经历中美好的片段，所以回忆往往是美丽的。所以，姥姥那里才总有美丽的故事。至于我，还谈不到记住什么，忘掉阿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欠了阿毛三十元钱，这是我人生经历中一块不光彩的斑点，甚至连上课时我都念着：忘掉阿毛。

瘦高个老师先发现了我的秘密。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小心把一枚游戏币掉在了地上。当啷！那声音真响，打盹儿的同学都没了困意。糟糕！游戏币滚到瘦高个老师脚下。真是找死！我腾地离开座位抢先把游戏币抓到手里。

“薛涛同学，手里攥着什么？”

“硬币，五角钱的硬币。新铸的那种。”

“是游戏币！交出来吧。我要通知你的家长。”

瘦高个老师后来真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家长”。他们先狠狠“挝”了我一顿，然后对我进行“经济封锁”。随后，我就欠了游戏币老板阿毛的钱。

—

快听听姥姥美丽的故事吧。

我把书包垫在屁股下面。太阳光斜射进来。奇怪的是，每每这时阁楼外总有晴朗的天空，天空蓝得就像海。

“海边有沙滩，沙滩上停着机船。海边还生着芦苇丛，那里面经常飞出一群群海鸟……真是块好地方啊！我可没住够

那地方。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总和一个小男孩在天蒙蒙亮时去赶海。我们每回赶海都能拾回许多贝壳海螺什么的。小男孩跟你一样淘气，有一回他把贝壳海螺兜到了大沙滩上，摆啊摆啊，摆成了月亮，摆成了渔船，摆成了海岛。不知什么时候，海涨上潮水来，一下子淹没了他的游戏，唉！那时我们怎么没料到呢？”

“他应该料到，那个男孩。”我说。

“是啊，可那时我们摆得太用心啦。小男孩拉着我跳出涌上来的海浪，举起拳头挥了一下，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等海水一退我们还可以再去捡……”

姥姥脸上洋溢着幸福。

大海是姥姥的故乡，是姥姥一个人的。沙滩、渔船、月亮，还有小男孩，都是姥姥一个人的……姥姥讲着故事就又捧出那个红木匣，拭了拭，抽掉盖子，里面露出五颜六色的贝壳海螺。这就是姥姥还是小女孩时赶海拾的，其中自然有些是小男孩送给她的。姥姥离开大海她的故乡时把它们装在红木匣里，带到了这个内地小城。后来她生了妈妈，妈妈又生了我，但红木匣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摆弄着匣子里的贝壳海螺。在我们这个内地小城的孩子眼里，这可是罕见的宝贝。

“姥姥，挺好玩……送给我吧！”

003

过去我可以随便向姥姥要任何东西，惟独这红木匣，我犹豫了很久。

记住，小兄弟们，跟大人耍赖也得分析一下是否有把握，否则你可能威风扫地，丢尽面子。





对于姥姥的红木匣，我没有把握，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出来了。

姥姥沉默，望着我，拭拭她的红木匣。

“只能，送你几枚……”姥姥果然开始讨价还价。

姥姥脸上仍然流淌着幸福，她还留在“小女孩”时代的沙滩上，她还跟那个小男孩在退潮后的沙滩上奔跑，怎么肯轻易把她和小男孩赶海拾来的贝壳海螺白白送给我呢？

“姥姥小气，太小气啦！”我说。我拿起了书包，准备跑下楼去，不理她了。其实我是想把那个红木匣都要下来。

“那，那就算借给你吧，连这个红木匣。你玩够了可不能扔掉，得还给我。还给我，你要记住啊！”

姥姥是不愿意让我离开的。在姥姥那里我一定没有那个小男孩重要，但是我知道，我也是姥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姥姥让步了。

我捧过红木匣时，那个小男孩模糊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我拿起一个海螺。

“放耳边听听！”姥姥神秘地说。

我按姥姥说的，把海螺放在耳边。我竟听见了风声，沙沙响着。

“那是海风。”

“海风？”

“海风掀起小男孩的头发，在沙滩上呼扇着；他上下跃动，那就是发现了好看的贝壳海螺。小男孩在拼命奔跑呢！他得甩掉紧紧跟在他身后的另外几个男孩，那是我俩的对手。我

拍着手为他加油，他果然甩掉了那几个男孩。那几个男孩跑不动了，只好落在他后面，捡些不好看的贝壳海螺。”

海螺中的“海风”把沙滩、渔船，还有小男孩吹到了我的眼前。有一刻，我感到自己正在沙滩上奔跑，奔跑……

窗外传来游戏机的嘟嘟声，我又想起了阿毛，回到了我的世界。

——我还欠阿毛钱呢！

烦恼又包围了我。我就是我，我不是沙滩上那个快乐的小男孩。

三

我捧着红木匣，快快地走下阁楼。要不是手里还捧着红木匣，我就得哭了。这一夜，我可没做梦。我其实是希望能梦见姥姥故乡的海和小男孩，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在海边我会玩得很开心。我是个经常做梦的男孩。你一定知道，经常做梦的孩子往往企望现实中的愿望能在自己的梦里得到实现，可这时偏偏你又梦不到什么，或者干脆那晚没做什么梦。可讨厌的阿毛偏偏常常推开门闯进我的梦里。有一次我又遇见了阿毛，便喊道：枪！干掉他！干掉他！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游戏机中的小人，蹦蹦跳跳的我在途中捡到了一支冲锋枪。我端起枪，打烂了拦在我面前要钱的阿毛。枪声一响，阿毛变成了碎片，碎片又变成了一个个英文字母贴在游戏厅的玻璃窗上。我的喊声吵醒了妈妈。第二天，妈妈硬拉着我去医院看医生。可是，大夫说没看出我有什么病，也许是发烧了

005





吧，开了一大堆药。当时我就想：要是妈妈把买药的钱给我，我把钱还给阿毛我不就没“病”了！

——什么时候阿毛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什么时候我就会梦见那个男孩。

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阿毛这次真的站在我面前了。

我捧着姥姥的红木匣在伙伴们面前炫耀时，不料阿毛已经站在我面前了。我顿时没了兴致。

“再等几天，怎么样？”我指天发誓。

“咳，别吹牛皮了。咦？匣子里装的是哪里来的好东西？”阿毛发现了我的红木匣。

“贝壳、海螺！姥姥小时候跟一个小男孩赶海捡的。”

“还挺神的呢。谈恋爱时捡的？把这些宝贝卖给这帮小孩子算啦，瞧把他们馋的。卖了钱还可以还账，怎么样？”阿毛说。

“对啊。”我说。

阿毛的存在赶跑了我眼前浮动的海。我什么也没想，只想着还阿毛的钱。你知道，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几十元钱的债务是多么沉重啊，它足以使他吃不好、睡不好、玩不好，让快乐的时光白白溜走。

那时一排排小脑袋正挤在我和阿毛面前，专心致志地看着我的贝壳海螺。他们是被我从游戏厅里引出来的。看来我得大声叫卖，像卖冰淇淋一样，可是我使了几下劲，就是没喊出来。

阿毛扔了烟头，夺过我的红木匣喊开了：“小兄弟们，快来

买啊，漂亮的贝壳海螺喽——一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海边浪漫的见证！一元钱一个！”

“一元钱，一个！”我也学着阿毛的样子喊了几嗓子。

游戏厅里又跑出几个伙伴。

不久红木匣就空荡荡了。

我数了数手中大大小小的票子。几秒钟后，那些票子攥在了阿毛手中。不过那一刻我又无比轻松，像手中的空匣子一样轻飘飘，要飞起来了。天快黑了，我离开游戏厅，游戏厅里传出的嘟嘟声渐渐远去。经过姥姥的阁楼时我顿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像手中的空匣子，里面没有了沙滩、渔船和奔跑的男孩。我明白了，我卖掉了姥姥美丽记忆的见证。姥姥还能幸福地回忆过去的一幕幕，但那只能像影子一样一闪即逝，不能看见具体的痕迹了。

我捧着空空的红木匣跑掉了。

四

从此我可以不提阿毛了。还了钱给阿毛，我可以做一个轻松的男孩了，可是我没有轻松起来。还了阿毛的，我又欠下了姥姥的，这也许是无法还清的债。即使身边有了海，我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去赶海去拾贝壳海螺，也还不上这个债——我拾的贝壳海螺，没有打上美好记忆的烙印。没有。也听不见海风沙沙。

“薛涛同学，你为什么总是溜号儿？”

“我、我……”我愣愣地站了起来。





几十个脑袋齐刷刷转向我，似乎对这枯燥的课堂中出现的小插曲期待已久。

“坐下！请注意听讲！”

幸好瘦高个老师没有不依不饶，否则我怎么对付呢？我原原本本告诉他，我脑袋里全是空空的红木匣？他信吗！小插曲刚刚开始就迅速结束使同学们大失所望，唏嘘不已。

事实上，瘦高个老师向我妈妈打了小报告。

我妈妈领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没很好地配合医生，因为我没病。医生很认真地告诉妈妈诊断结果：这是个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孩子，像现在其他许多孩子一样……他尽说些不贴边的话。临走时，心理医生向我友好地点了点头，我也向他点了点头，没好意思戳穿他的骗局。他也需要千方百计地挣钱，没准也欠了别人的钱。

我照例不敢再见姥姥，每天绕着阁楼上学放学，像当初绕开阿毛一样。我知道她每天都在打扫灰尘，边打扫灰尘边回忆着故乡的沙滩、渔船，回忆沙滩上赶海的小男孩。

五

现在，是不得不见姥姥了。

姥姥病了。

我飞奔上阁楼。阁楼里落满了一层灰尘。这令我很伤心。

姥姥像一根老松木卧在床上。在乡下的同学家我见过那种苍老的松木。

“姥姥……”

“帮姥姥打扫灰尘，我太老了，不能干活了……”姥姥拉住我的手，说。

“哎。”

我开始打扫灰尘。很快，阁楼又干净明亮了，阳光斜射进来。

天气晴好，姥姥脸上流淌出喜悦。

“唉！姥姥老了。姥姥小时候天不亮就出去赶海……”

“跟一个小男孩。”我接下去说。姥姥说话有点费力。

“对，你知道那个小男孩后来的故事吗？”姥姥问。姥姥脸上流淌出幸福。

“那个小男孩？我们该交个朋友。”我说。

“他……”姥姥顿了顿。

“有一天，那几个跑不过他的男孩气急败坏了，乘那个小男孩不在，抢走了小女孩的几颗最好的贝壳海螺，跑掉了。小女孩坐在沙滩上开始哭泣。那个小男孩跑来了，向那几个‘强盗’跑去的方向挥了挥拳头，然后踏着退潮的海浪，到离沙滩更深远的地方去拾贝壳海螺。他说他要赶在涨潮前为小女孩拾回一些更好的贝壳海螺……”姥姥一气说了下去。

“小男孩变成了黑点。小女孩停止了哭泣，傻傻地站在海边。小男孩这次是去冒险，不能带她去。海涨潮了，可是小男孩再也没有回来，但潮水拍上来许多美丽的贝壳海螺，散落在沙滩上小女孩的脚边。小女孩默默拾起小男孩为她拾回的这些宝贝，装进一个红木匣，默默珍藏……”姥姥说。

“男孩他，原来……可是男孩他，永远……”我握紧姥姥的





手。我想说小男孩永远活在我的姥姥的记忆里，永远。

姥姥微微点头。姥姥明白了我的意思。

“把那个红木匣拿来，我想……”姥姥说。

“哎……”

我飞快地跑回家，蓝天在我头顶上一涌一涌，像海。我知道那已是个空匣子。

可是我……我只是飞快地奔跑。

红木匣捧到姥姥面前的时候，姥姥的灵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阁楼，飞向她故乡的大沙滩。

红木匣还是摆在姥姥的枕边。

可是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只是一个空匣子，空荡荡的，但又装满着什么。

“我饶不了自己！饶不了他！”我默默说。

“谁？你怎么白天说梦话呢？”妈妈悲伤中抬起头问。

我沉默着。她哪里认识阿毛呢？她哪里知道我的故事呢？

我绰起毛掸，一心一意地打扫阁楼里的灰尘，打扫红木匣上的灰尘。

不能让记忆落满灰尘。姥姥说的。

海爸爸 蓝房子

—

爸爸们临上船时，我们规规矩矩的，纷纷表示等他们再回来将变个新样子给他们看，再不捣蛋、再不淘气、再不抄作业、再不气美术老师……把好话说绝了。

摩丁把肚子腆出好大，说：“我得变坚强，争取不哭鼻子！”

皮蛋说：“算了吧摩丁，瞧你那大肚子！”

“哈哈——”我们起哄了。摩丁眼圈儿发红差点又要哭了。

我们闹着闹着再回头看爸爸们时，他们已经上船了。轮船鸣的一声叫，就离开了码头，爸爸们正朝我们挥手呢。我们蹦跳着挥手，又露出不本分的模样。我们盼着这一刻呢，我们又自由啦！妈妈们立刻感觉到了变化，可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就逃了。

爸爸们出海，什么时候回来我闹不清。可妈妈们知道，一到那时候把个脸高兴得通红通红的。但皮蛋妈的脸是涂红粉的。皮蛋说他妈妈早上往脸上涂红粉，保准爸爸的船中午就

011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回来，最迟也迟不过下午。皮蛋的话回回应验。

爸爸们回来时一身腥味，他们的手又咸又涩专捏我们的脸，我们烦透了。我们真盼他们去了就不再回来，永远也不回来才好呢。

反正现在一切都好办了。爸爸们的船出了海湾，变成了一个镶在水天交界线上的黑点。

皮蛋说：“我们得时刻监视他们。”

“对。”我说。

皮蛋想着点子。皮蛋一定有好点子。他是我们中最有点子的家伙，是我们这帮把码头吵翻了的天才一致推举做头儿的。

“用沙子垒个城堡插上旗子，用望远镜监视他们。”

“我同意。”

“同意！”

同意就赶快干。我们开始在沙滩上垒城堡。一个大城堡不久就垒出来了……

我们在沙滩上尽情享受着爸爸们不在时的自由自在。我们的望远镜里一直没有出现爸爸们的船。

—

爸爸们怎么还不回来，我们有点想他们了。

摩丁先说想爸爸的。接着大顺、帽盔也这么说。

皮蛋放下望远镜，说：“什么也没看见。他们怎么啦？”

皮蛋妈涂了两个早晨的红粉了，按平时规律皮蛋爸该回

来了。

海湾外驶进一些无关的船只，令我们一次次失望。我们心烦意乱地躺在城堡外面，谁都懒得去用那架没用的望远镜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我们好像第一次忘记了疯忘记了玩，懂得了忧愁。

妈妈们去了港口。回来时，她们的脸是灰色的脸，带回了失望。

终于，皮蛋妈又说：“他们，快回来了。”

我们欢呼着冲进城堡抢望远镜。

三

一艘破船由一艘轮船拖进了海湾。那绝对不是爸爸们的。爸爸们的那艘漂亮多了。

两艘船靠在码头上了。码头上的人开始增多。

摩丁说：“妈妈好像在那里，快看！”

我们看了看，觉得热闹就沿着沙滩向码头上跑去，我们只想看看热闹。那里确实很热闹。不过那破船肯定不是爸爸们的，妈妈们肯定看错了。

船靠上了码头，可那船上居然走下了我爸爸，而且只有我爸爸。没有皮蛋爸，没有大顺爸，没有……我和老妈跑上去抱住爸爸。

爸爸疲劳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妈妈扶住他，他才没有倒下。爸爸们怎么了？这时我听见我身后传来一片哭声。皮

013

